



【巴金在山东】

沂南文化情缘

□高军

巴金1951年8月10日傍晚进驻界湖,到8月19日早晨离开,一共10天时间。再说具体一些,应该是在这里停留8个整天9个晚上。巴金作为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的副团长,在沂南县政府驻地界湖镇(界湖镇当时属于一个集镇,还不是行政单位,当时界湖镇隶属于1951年5月由东平区改为的沂南县第一区,第一区驻地仍在大成庄)居留这么多天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多意义,能映射出多重文化映像。本文简单进行梳理两个方面的事儿。

两场电影

沂南县是一个新建县,办公机关从乡下搬入界湖镇才几年的时间。界湖当时仅仅是一个村庄和一个集镇,隶属于驻地在大成庄的东平区(1951年5月改为第一区),当时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从来还没有过电影放映活动。

首部《沂南县志》(齐鲁书社1997年8月版)记载:“1953年4月,临沂地区电影巡回放映队来沂南县人民政府驻地首次放映国产故事片《白毛女》,周围十几里的农民赶来观看,观众逾万。”按说志书的记载应该准确无误,可这却是非常不准确的。其实这里第一次电影放映活动和巴金的沂南之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志书记载还要早两年。

巴金担任副团长的访问团来到沂南后,省里和地委行署非常重视,专门配备电影放映队随访问团一起行动。跟随访问团的电影放映队是8月10日晚上和巴金他们一起来到界湖的。当天晚上到达的时候较晚,没有开展放映活动。原定11日晚上在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上放映第一场电影,可是这天晚上出现阴雨天气,万人大会和电影放映只能取消。8月12日晚上8点欢迎晚会才顺利举行,欢迎仪式完毕后开始电影放映,放完后已经接近深夜12点。巴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说,“会后放电影观众万余人”。8月17日晚上,电影放映队又在巴金住处南边门外的广场上为当地百姓放映了第二场电影。虽说现在还不能弄清楚当时放的是什么影片,但根据他们在沂水县城的放映情况,应该是有苏联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国产电影《卫国保家》等片子的。

由此可以看出,沂南县首次电影放映时间应该是在1951年8月12日晚上,比《沂南县志》的记载要早将近两年。

两次京剧晚会

巴金一行在沂南的9个晚上,第一晚因为他们到的时候已8点多了,没有安排文化活动,有三个晚上是因为天气不好不能安排,还有一个晚上休息,其他四个晚上除两次放电影以外,另两晚都安排了京剧晚会。

界湖这个地方有京剧演出活动已经差不多40年了,界湖当地人袁钿、袁顺斋父子办的“富、贵、长、春”4个戏班闻名省

内外,“荣、华”班也稍成规模。这些戏班在抗战开始后,于193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进行最后一次演出后解散。但多年的演出活动已经培养了很多京剧人才,当地中共组织在1940年发起成立沂蒙国剧社,戏班的大部分演员进入沂蒙国剧社,继续自己的艺术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活动,当地群众参与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界湖的京剧演出活动还是很红火的。

为欢迎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到来,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积极协调文化资源,尽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所以专门安排了两场京剧晚会。

第一场安排在8月14日晚上。这天巴金先去单家庄,然后到山旺庄,下午又回到单家庄,在村里走访烈军属,参加土地座谈会等,工作节奏很紧凑。下午四点半,巴金他们和陪同的警卫员从单家庄返回县政府宿舍。这天也是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到的日子。当时还没有后来的人大,所以1951年1月制定了《沂南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这次代表会议将要听取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前三个月贯彻执行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紧密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动员参军、征收夏季公粮等工作完成情况,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8—11月工作计划。选出的代表是358名,出席的代表250人。陪同巴金去单家庄的薛善生也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并成为由27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在这天晚上举行隆重的京剧晚会,既招待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也同时招待访问团一行,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所以晚餐后,巴金他们去广场观看了《独木关》《华容道》《追韩信》三个剧目的演出,一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关于这次参加京剧晚会的情况,巴金当天晚上在一张纸片上记录下来,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第二场京剧晚会安排在8月18日晚上。访问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结束沂南县的行程离开了,所以县里安排晚上举行京剧晚会,翌日早晨在县政府礼堂举行饯行宴会。这一天巴金他们又商量了要在苏村放电影的事情,访问团的尤科长又过来汇报了依汶区(第二区)的情况。下午访问团举行隆重的招待烈军属宴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之情。宴会结束后,全体人员来到广场上参加京剧晚会,演出剧目是《虎头牌》。这出京剧是根据元代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改编的,一开头念白就很有味道:“自小便能骑马,何曾肯上妆台?虽然脂粉不施来,别有天然娇态。若问几家夫婿,腰悬大将金牌。茶茶非比别裙钗,说起风流无赛。自家完颜女直人氏,名茶茶者是也……”

应该说,巴金在沂南观看的这四出戏,演出难度都较大。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能连续演出这些剧目,也说明当地京剧人才多,文化氛围浓厚。巴金看了以后,觉得当地的京剧演出水平确实不能小觑,故而特地作了记录。

【岁月留痕】

母亲的书法

□许志杰

十几年前乔迁新居,父母莅临视察,我开玩笑说来了也不送个纪念品,父亲说让你娘题个字吧。母亲会写毛笔字,之前一次也没听说过,更没见过母亲的书法。母亲说,小时候上私塾时跟着先生写了几年,不太成样子,放下笔之后再未写过,一晃快八十年了,都忘了怎么拿笔了。听话听音,听母亲这么一说,似乎老人家还能来几笔,我说忘了不要紧,照着字帖描上几次就想起来了。我虽不常动笔,纸墨笔砚还是书房之必备用品,于是,铺了毛毡,文房四宝一一摆开,裁纸、研墨、洗笔。母亲站在了书桌前,拿起笔,平整一下宣纸,好像还运了一口气,毕竟那么多年没有动过笔了,父亲、哥和我站在一边也屏住呼吸,静等母亲下笔。

写什么字呢,母亲问我,我说您随意吧,要不就给我的书房题写一个名字。我们的书房正南向对着千佛山,最大的弥勒佛坐像也是微笑向北,仁者乐山,那就叫“佛山书坊”吧。父亲问为什么用“坊”而不用“房”,我说咱老家不是坊子吗,作个纪念,再说了房子仅仅可住,而“坊”字的概念更广阔,既可住又可作,所谓作坊是也,寓意不仅在这里住好,还要看书、写书,出好书。父亲称是,母亲要我把这几个字写在纸上,照着写,以免写错。沾墨、下笔,第一笔下去,就看出母亲的书法功底十分了得,手握毛笔还是那么有力,执笔姿势轻巧优美,下笔虽不那么熟练,却也是笔画有序,尽显章法,一眼便知书法底子很厚。第一幅,又一幅,写到第三幅已是看上去非常之好,我赶紧恭恭敬敬放到一边,请母亲歇息,嘱其以后可以每天写几张,不必急于求多。此后几日,母亲坚持每天写几幅小字,除了“佛山书坊”等个别作品是儿子命题,其他大都是母亲自己想出来的词语,天下太平、顺其自然等,或许是母亲此时此刻最大的心愿。

母亲似乎还掌握着一定的书法理论,有一次我写了“如意”俩字,母亲一旁指点,优缺点头头是道,尤其母亲说“如意”不能太拘谨,又不可过于张扬,稳重雅致才符合两字的本意。看母亲重新燃起了自己的书法热情,就请篆刻高人刻了三枚印章,一枚是母亲名字“焦美章”的阳文,一枚是名字的阴文,还有一枚“随心”闲章,让母亲带回家去,随写字随嵌印盖章。我跟母亲开玩笑说,盖公章您的字就值钱了。

父母回去之后,我请济南著名木刻家梅傲雪把“佛山书坊”制成木匾,见多识广的梅傲雪对母亲的书法评价甚高,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多年不写,却出手不凡,很标准的颜体,正、雅、秀,什么叫基本功,这就是再扎实不过的童子功。梅先生还捎带着批评时下有些所谓书法家,楷书不会写就直奔篆书、行书、草书,甚至丑书而去,简直是对书法的极大不恭。梅傲雪下了很大功夫,上好的楸木,精雕细凿,甚是精美,挂在书房,无论谁来,都在“佛山书坊”下拍照留念,成了我家朋友圈网红打卡地。

这几日忽然想找一幅字表达一下庚子之年的心情,拿出母亲写的一些条幅,一下就相中了“顺其自然”,非常符合儿子此时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心境。我的书房自从建起之后,只长年挂过母亲的字,很多名人字画都是拿出来欣赏完了接着就归藏入库,唯有母亲的字与儿子相伴,从未缺席。母亲是一个于世不争、与人为善的人,首先源自老人家淡泊利益、顺其自然的心态。儿女五个虽各有所成,母亲给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别强求,看缘分,顺其自然最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感到不仅母亲留下的墨宝珍贵,其所书内容更是孩子们受益终生的处世箴言,日常规矩,一日不可不省,无日不可不念。请人把“顺其自然”镌刻在紫砂壶上,既符合好茶壶自然流畅的特性,喝茶时便想起母亲说的规矩和礼貌,诸如茶水不能倒满,倒茶时壶嘴不能对着客人,不能当着客人把茶杯剩茶水倒掉,使这些朴素的茶文化传承下去,注入更多的生活气息。

母亲的书法中有一幅“吾家潍县”,也是应我请求写的。过去我们老家地属山东省潍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为潍坊市坊子区,但老潍县情结依旧。我想平时多写一些与老潍县有关的文章,汇集起来,书名就用母亲题写的《吾家潍县》。记得母亲一连写了几幅“吾家潍县”,饱蘸浓郁的家乡深情,力透纸背。只是这个许了十几年的愿尚未实现。母亲最爱养育她的故土,看见母亲的题字犹如听到老人家的谆谆嘱托,小儿定努力用功,争取以最快速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交一份不仅合格而且优秀的作业给亲爱的母亲。